

歷史與空間

李綱英靈千古鎮湖山

李綱（1083－1140），字伯紀，號梁溪，諡忠定，抗金名臣；祖籍福建邵武，祖父一代遷居江蘇無錫；宋代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抗金民族英雄、南宋開朝宰相。在中國歷史上，李綱是位命運多舛、矢志不渝的人物——出將入相，六次被貶，卻從未動搖過赤誠的愛國心。《宋史·李綱傳》稱其為「南渡第一名臣」。

今年，是李綱逝世880周年。「五一」這天，我專程前往鐵城邵武，敬謁這位民族英雄。車到邵武，心無旁鶩的我，直奔位於富屯溪畔的熙春公園。依山傍水、風景秀美的熙春公園內，不單有多處風景名勝，而且有宋、元、明、清幾個不同朝代的古建筑遺址。天公作美，陽光燦爛，暖意融融，雖然疫情警報尚未完全解除，但已有三三兩兩的人們，或戴着口罩，或身著夏裝，悠悠哉哉地在公園裡，盡情嬉戲，縱情漫步。一心想着李綱的我，急匆匆向「目標」走去。從公園入口處，順着流水潺潺、波光粼粼的富屯溪上行三四分鐘，李綱雕像就出現在眼前。抵近觀察，但見立身公園中央草坪上的「李綱」，留着一撮短鬚，左手撫劍，右手貼背，目視前方，微微翹首，好一副雄心勃勃、威風凜凜的儒將神態，基座上刻有「民族英雄李綱」六個隸書大字。我在李綱雕像前行過注目禮，從不同距離、不同角度拍下幾張照片後，馬不停蹄趕往李綱紀念館。

李綱紀念館，位於邵武市區李綱路。連同問路耽擱，步行不過十來分鐘就到了。紀念館原名李忠定公祠，全稱「丞相太師忠定李公祠」。據史料記載，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朱熹在邵武講學時，力倡修建李綱祠，並親自撰寫建祠碑記，題匾「一世偉人」，書聯「至策大猷，莫宗社於三朝；孤忠偉節，垂法戒於萬代」。該祠始建在軍學講堂之東，之後幾度易址；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復建於今址。清乾隆、道光年間及民國時期，曾數度修葺，佔地面積1,800平方米。祠內尚存宋高宗、宋徽宗御筆手書匾額，明學士王直、柯潛撰重建碑記2方。1983年，當地有關部門將李綱祠收歸國有，重加修葺，闢為李綱紀念館，前國防部長張愛萍先生為之題額。紀念館設有四個展室，展出內容按照李綱生平事跡，分為少年時代、出將入相、抗金業績和遺蹟幾大部分。我注意到，館內展品中主要有：李綱生平事略、著作《梁溪集》、李

氏族譜、李綱手跡等有關文物。新塑了李綱坐像和半身像，添建了碑廊等。整個佈局錯落有致，古樸典雅，內容豐富，陳列有致，表現形式圖文並茂，既有沙盤、漆畫，還有兵器模型等，給觀眾以直觀、生動的視覺。置身其間，人們在探訪這位歷史名臣傳奇人生的同時，還可以近距離感知其不竭的精神力量……

大觀二年（1108），年輕的李綱參加貢生考試，名列榜首，任真州（今江蘇儀徵）司法參軍。政和二年（1112）中進士，任鎮江學府教授。三年後，升為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秉性剛直的李綱，以言事件權貴，被降職為員外郎。這是他的第一次中傷。從此之後，他就一直生活在沉浮與陞遷的交替中。李綱一生歷事宋徽宗、宋欽宗、宋高宗三朝，身處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時代，多次為民請命，直言進諫，卻先後六次被貶。從京城到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雲南，最後到了當時的荒涼之地——海南。可是，他的愛國之心始終不改。政和八年（1118）4月，被起用為太常少卿、國史編修。

李綱改變不了宋朝衰微的走勢，宋朝卻拿捏着李綱個人的命運。宣和元年（1119），京師發大水，人民流離失所。官員置若罔聞，唯獨李綱為民請願，上了《論水災疏》，冒死陳述災情，並提出六項治防水患、賑救災民的建議。因觸痛了朝廷，宋徽宗十分惱怒，以「所論不當」為由，將他貶至福建沙縣當一名管庫小官。這是他第二次中傷。李綱是歷史上少有的、敢說真話的宰相。抗金衛國伴隨李綱的一生。北宋、南宋之交，面對金國入侵，朝廷分為兩大陣營，一派主戰，一派主和，李綱是主戰派代表。在抗擊金國的鬥爭中，由李綱組織的汴京保衛戰尤為後人稱道。靖康元年（1126），金兵大舉南下，包圍京都汴梁，朝野陷入一片混亂之中。這時，李綱挺身而出，堅決主張抗金保京：「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徽、欽二帝權衡再三，採納了李綱的意見，並任命他為京城防禦使之職。李綱身先士卒，帶領將士浴血鏖戰，終於擊退金兵，取得了汴京保衛戰的最後勝利。可是，投降派仍然推行賣國政策，罷免李綱。不久，金兵再次南下，汴梁淪陷，徽欽被擄，北宋滅亡。第二年，南宋王朝建立，高宗即位，又起用李綱，拜他為相。李綱銳意改革，充實國庫，整軍北伐，欲力挽狂瀾於既倒，但由於



■邵武熙春公園中的李綱雕像。 作者提供

投降派的反對排擠，他在朝僅七十多天就被罷相，放逐鄂州。

建炎三年（1129），金兵襲擊揚州，宋高宗南逃。直到這時，宋高宗才認識到「同心戮力」「以存國家」的重要，遂將被貶到海南的李綱赦還。建炎四年（1130），李綱回邵武居住，後到福州，受銀光祿大夫職。這期間，建州（今福建建甌）范汝為率農民起義，朝廷派韓世忠前去鎮壓。建州被攻佔後，韓世忠認為建州人依附范汝為，「欲盡誅之」。心繫百姓的李綱得知此事後，星夜趕到建州，勸阻韓世忠：「建民無辜，何全誅殺？」李綱的建議，拯救了建州數十萬百姓。感恩的建甌百姓尊李綱為「芝城之父」，並立祠塑像祀奉。紹興五年（1135），李綱被授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今南昌）。當時洪州災民遍地，他開倉賑濟災民，將他們從死亡線上拉回。紹興八年（1138）正月，李綱回福州居住。

是年三月，秦檜為相，專主議和。李綱雖被排斥在朝廷之外，但他心中念念不忘國家大事，密切注視着主和派向金人求和的勾當。他上書宋高宗，詳陳利害，認為宋土尚廣，民心物力還可有為，堅決反對與金議和。宋高宗雖加讚揚：「大臣當如此也！」卻於紹興九年（1139）正月與金簽訂屈辱的「紹興和議」，向金稱臣納貢。不久，宋高宗又任李綱為荊湖南路安撫使兼知潭州。李綱對朝廷與金議和，耿耿於懷，憤憤不平，便稱疾力辭，拒不受命。紹興十年（1140），李綱抱恨逝於福州，終年58歲。

詩言志。紹興二年（1132），謫居的李綱雖疲憊不堪，卻不忘抗金報國，想着社稷，念着眾生。於是慨然寫下託物言志的《病牛》：「耕犁千歎實千箱，力盡筋疲誰復傷？但得眾生皆得飽，不辭羸病臥殘陽。」李綱身處大宋江山搖搖欲墜的年代，倘若沒有人站出來力挽狂瀾，則「靖康之恥」勢必就會再度重演。李綱雖然沒能改變宋朝的歷史，但他剛正不阿、一心為民的精神卻始終激勵着後人。歷史，是最公正的「裁判」。縱觀李綱一生，正如民族英雄林則徐所讚：「進退一身關社稷，英靈千古鎮湖山。」

字裡行間

少林寺與絕情谷

不見張雙慶教授久矣，案頭有他和余濟美編的《文學山水》（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二〇一七年）一書，上下二冊，都九百餘頁，真是洋洋大觀。這是二〇一五年在香港和澳門舉行的「第五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集，參加者逾百人，發表文章七十餘篇。對着這些鴻文，張教授編輯起來，必費精力不少。

《文學山水》的想像必是山水文學，而山水者，必是實實在在的「實體」，但在全書十個單元中，有一輯竟是涉及金庸武俠小說中的「山水」。而引起我對這書的興趣，就是來自這單元。輯中九位學者來自韓國、日本、內地、香港及台灣。我猶記得，台灣的林保淳曾透過與會者相邀我一聚。可惜時當霉運，重感冒臥床已逾一周，難以應約，真是錯失了一次暢會、暢談。林先生的書我亦看了不少。

在這次研討會中，林保淳發表的論文為〈故國神遊與文化想像——金庸筆下的少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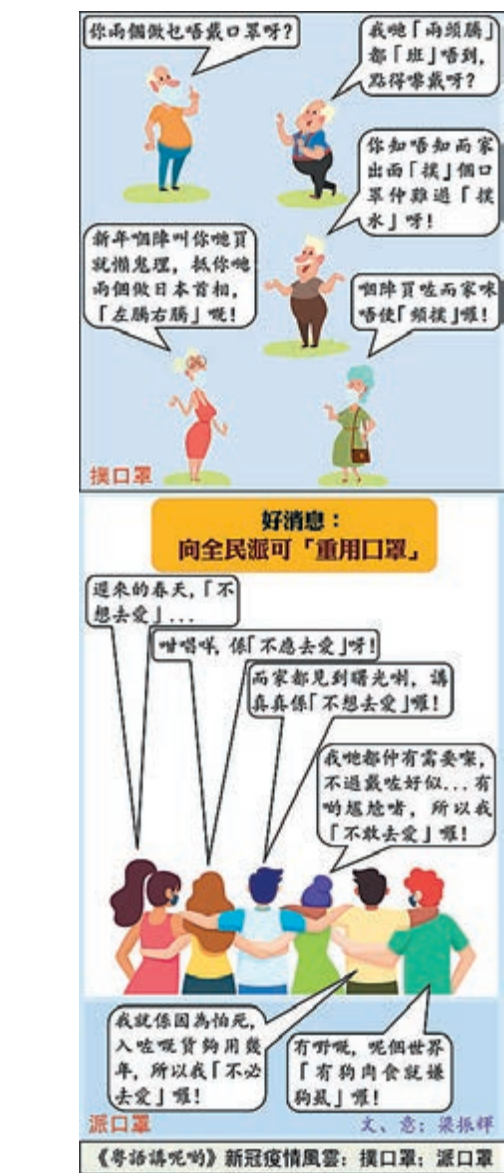
林保淳指出，金庸創作武俠小說這段期間，未曾到過內地，早年遊歷，也只限於江南一帶。《書劍恩仇錄》中的錢塘江湖，未知他有否親眼目



■這書內容豐富，不同於一般的枯燥論文。 作者提供

粵語講呢啲

有狗肉食就嫌狗虱·班水、撲水·頻撲·兩頭騰、左騰右騰



「撲（個）空」指尋找不着，所以「撲」有到處尋求的意味。廣東人以「水」為「財」，所以叫借錢——到處尋求借錢的可能性做「撲水」。「騰挪」可指移動。廣東人所說的：騰來騰去；騰上騰落；左騰右騰就分別指：

來去騰挪（來來去去、來來往往）
上下騰挪/前後騰挪（上上落落、前前後後）
左右騰挪（左左右右）

其中「騰」讀「吞1-4」。「兩頭」指兩個不同的方向，所以「兩頭騰」正是「騰來騰去」、「騰上騰落」、「左騰右騰」的統稱。

佐藤榮作是日本首相（1964-72）；「佐藤」、「左騰」諧音，香港人就創作了以下歇後語：

日本首相——左騰右騰（佐藤佐藤）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有狗肉食就嫌狗虱·班水、撲水·頻撲·兩頭騰、左騰右騰

由於「佑藤」（「右騰」的諧音）是為了滿足對稱性而虛構的，所以這不算是個理想的歇後語。

「班師」指把軍隊調回來，原因可以是出征勝利後回朝或朝廷出事而須回朝勤王救駕。據此，廣東人把「班水」理解成從別處尋求（調動）錢財回來應急。如此看來，「班水」就相當於「撲水」，亦即「班」也有到處尋求的意味。

人在「撲」的過程，少不免要頻密的往來。據此，廣東人創造了「頻撲」一詞，以表示勞碌奔波；也作「頻頻撲撲」。

有廣東人會說：

有狗肉食就嫌狗虱/有狗肉食就咪嫌狗虱
意思是：在沒得吃時，給的「狗屎垃圾」都能吃下，情況近乎飢不擇食；現在有得吃了，若然給的狗肉（民間美食）帶有狗虱就嫌棄了。比喻：在環境不好時，更不好的待遇也會「硬硬」（忍受），可到了環境（稍）有好轉時就「嫌三嫌四」（嫌棄），正正勾畫出人性的一面。

在汲取了2003年「沙士」一役的慘痛經歷後，香港人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肺炎，第一時間就是「撲」口罩傍身；奈何當其時的疫情已開始蔓延全球，令口罩需求量在短時間內激增；市民和政府處於同一困境——單難求。由於貨源又實在短缺，有無良商人（本地及海外）坐地起價，本來一個幾毫的口罩竟平均調升十多倍，情況令人咋舌；一向「轉數快」（頭腦靈活）的香港人遂即時全球大舉掃貨。由於歐美國家和一些較落後國家當其時的疫情未算嚴峻或對疫情尚欠警覺性，口罩的供應量才穩定了下來。就此狀況，市民吐心聲如下：

沙士慘痛憶猶新，口罩要有個傍身；
一單難求嚇眾人，班到一個樂繽紛。

新冠疫情虐全球，醫護口罩好難求；
奸商趁火來打劫，天價放售人咋舌。

口罩其缺人心煩，撲口罩比撲水難；
左騰右騰失晒魂，撲到都有幾千銀。

新冠肺炎來勢猛，為撲口罩兩頭騰；
有人撲到去外國，政府同樣咁頻撲。

執筆時，香港已進入「後疫情」時代——連續多天錄得「零確診」和零星「輸入」個案，足證全民努力的成果以及抗疫措施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就在此時，政府宣佈向全民派發可「重用」口罩」，普遍認為這是遲來的德政。就此狀況，市民吐心聲如下：

口罩需求人共知，重用口罩有心思；
確診趨零先話至，予人嫻嫻其來遲。

疫情緩和露曙光，市面已有口罩荒；
重用口罩概念佳，留返第日唔好嘆。

詩語背後

濛濛細雨太平山（下）

走在太平山上，時常令我想起北宋理學大師張載的名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太平山是香港島的主脈，所指範圍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太平山，專指香港島的最高峰——香爐峰。廣義的太平山，則覆蓋龍虎山以東、薄扶林以北、馬己仙峽以西、皇后大道以南的一大片山丘及其山麓地帶，分成香爐峰、爐峰峽、歌賦山、觀龍角、奇力山等幾個部分。海拔554米的香爐峰，作為太平山的主峰，還有一個更廣為流傳的名字——扯旗山。據傳，海盜張保仔嘉慶年間盤踞港島，在山下設東西營盤，利用該峰作瞭望台，看見海上有商船經過，就用旗號通知山下營寨，出動船隻去截劫，故稱扯旗山。另一種說法，1842年英國人佔領香港後，為宣示主權，於山頂懸掛英國國旗。換言之，扯旗山扯的是港英的旗，而不是張保仔的旗。不過就其海盜屬性而言，兩者其實大同小異。後來張保仔接受朝廷招安，百姓覺得河清海晏，天下太平了，便把這片山嶺稱作太平山。英國人曾將此山命名為維多利亞山，迄今仍在英文中使用，但漢語裡用得極少。

維港對岸，與太平山隔海相望有一座山峰，狀如雄獅，稱獅子山。人們常用「獅子山下」指代香港，那是因為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香港電台推出了一部長達二百餘集、持續播映二十一年的同名電視劇。該劇講述了香港草根階層艱苦奮鬥的故事，劇中演繹的同舟共濟、逆境而上的精神，成為香港精神的象徵。我一直有些疑惑，電視劇為什麼叫《獅子山下》，不叫《太平山下》？太平山不是更能代表香港嗎？與文物薈萃、內涵豐厚的太平山相比，獅子山不過是一個荒涼的小山頭。

後來，我翻閱了一些文史資

料，似乎找到了答案。香港自開埠以來，其人文精神的演進，始終存在太平山與獅子山兩個維度。兩個維度之間的張力，使這座南面邊城在不同時代呈現出不同的經濟社會特徵。

一度作為香港中心城區的舊維多利亞城，沿太平山北麓依山勢而建，自西向東分成西環、上環、中環、下環。以中環和上環為核心，整個城市向外輻射。從半山到山頂，居住着這座城市的精英階層。隨着華人地位逐漸提升，何氏家族、伍氏家族崛起，何東、伍廷芳等社會精英，秉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士大夫情懷，主導了香港社會從開埠到上世紀中葉的精神世界。這種背景下形成的太平山精神，其實是一種精英主義精神：站在山上俯瞰平民百姓，以自己的能力建設家園，為百姓爭取福利，引領社會前行。它居高臨下，卻也悲天憫人，根本上是一種為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二戰結束後，以所謂「南來文人」為代表的一批華人精英，如饒宗頤、金庸、劉以鬯、錢穆等，從內地移居香港，在這裡開枝散葉，使太平山精神得以延續和發揚。

與此同時，大量難民湧入香港，聚集在九龍獅子山下。戰後四五年間，香港人口從六十餘萬驟增至兩百多萬。當時的物質條件極為有限，錢穆創辦新亞書院初期，老師和學生是借教室上課，晚上拼桌作床。數以百萬計的普通人，生計更加艱難。他們缺吃少穿，居住在擁擠而簡陋的木屋、鐵皮屋裡。不過，困頓之中，真情盡顯。鄰里之間，你家沒有鹽了，就找我家借，我要臨時出門，就把女兒暫託於隔壁三嬸照看。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同撈同煲」的獅子山精神：刻苦耐勞、不屈不撓、同舟共濟、守望相助。這種精神作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基層市民生活的寫照，構成了這座南面邊城從偏

睹？不過可以肯定，他描述的山水，多來自書本，並非完全虛構。

少林寺在歷史上是「真實」的，矗立在河南少室山五乳峰上。見於《倚天屠龍記》、《天龍八部》、《笑傲江湖》等書中，林保淳說：

「少林寺就遠離歷史，可以依金庸的主題命意、情節佈局、人物設計進行場景的鋪設，而獨立自足地在於金庸小說的江湖世界中。」

在這江湖世界，少林寺的武學博大精深、名門正派。《倚天屠龍記》另一回中，金庸如此描繪：

「河南少室山山勢頹陡，山道卻是一長列寬大的石級，規模宏偉，工程着實不小，那是唐初高宗為臨幸少林寺而開鑿，共長八里。郭襄騎着青驢委折而上，只見對面山上五道瀑布飛珠濺玉，奔瀉而下，再俯視群山，已如蟻垤。」

這段有地理歷史，有透過郭襄的視角來看景物，都是有所本的，那是出自清人田雯的《遊少林寺記》。另如郭襄眼中所見：「這時置身處已高於少林寺所有屋宇，但見少室山懸崖削天，橫若列屏，崖下風煙縹緲，寺中鐘聲隨風送上，令人一洗煩惱之氣。」因此，這不能算是「想像」，也非全虛構，而是有所本的，即是金庸在「抄書」。不過，他「抄」得真是絕妙，中間加入了郭襄這個小姑娘的「目擊」。

純粹創作出來的山水，還數《神雕俠侶》的絕情谷。陳墨有《絕情谷風景研究》，透過楊過的眼睛：「四周草木青翠欲滴，繁花似錦，一路上已是風物佳勝，此處更是罕見美景之地，信步而行，只見路旁仙鶴三二，白鹿成群，松鼠小兔，盡是見人不驚。」

與少林寺的文字一經對照，金庸好像無書可本，這等虛構，實是胡言得可笑。不過，讀者看金庸，不是看他的「山水」，而是追看書中的情節也。